春秋集義

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謝湜曰文公逃首止之盟故六國伐鄭鄭未服故圍新城盟則違命至於逃伐則距命至於圍著文公背

中華産國禍也
胡安國曰齊自名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扼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謝湜曰諸侯伐鄭諸侯也楚之圍許也諸侯自鄭反兵救許得救之道也書遂善之也楚以夷狄伐中國而諸侯救之義事之大者諸侯所同志故稱諸侯

冬公至自伐鄭

謝湜曰伐鄭本志故至以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謝湜曰鄭未服故齊又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謝湜曰郳犁来夷狄附庸能從中國諸侯王命為小邾之别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謝湜曰殺大夫稱國罪其國也凡殺大夫不以有罪無罪皆書罪其専殺也左氏謂鄭殺申侯以說于齊葢申侯常有寵于楚文王其後奔鄭然則以鄭即楚申侯之謀也故齊之伐鄭也鄭國歸罪申侯而殺之大夫之圖事其可以不慮乎哉

胡安國曰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
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
君請下齊而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
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
知自反内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
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呂祖謙曰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濤塗之怨申侯
深矣及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

見殺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之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為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葢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為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為機謀陷穽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謝湜曰孫氏謂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先使世子受盟

呂祖謙曰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叚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葢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于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岀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諫齊侯伐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叚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

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
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
尺敢不下拜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
管仲則辭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班爵
禄之制至于舅犯之相晉文則不然齊桓專在於扶
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
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葢仲則曾聞先生長者

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于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之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名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為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著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

謝湜曰修聘禮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謝湜曰洮之盟王人在會齊侯欲以服鄭也諸侯與王人同列而盟與首止之盟異矣王人雖微王命所在諸侯不可先之以爵要之以事也春秋尊王人於上而諸侯同盟之罪見矣明信義以率邦國王臣之事也王臣下盟諸侯王臣之失道也惇信義以承王

室諸侯之事也諸侯上盟王臣諸侯之失道也
又曰乞卑下之詞也甯母之會鄭世子雖受盟鄭伯猶懼見討故請盟于洮書曰乞盟賤之也首止之盟盟之善者也攘夷蠻安中國尊王室諸侯之所同志也文公獨以貳楚之心背盟以至啟諸侯之伐名新城之圍及其禍連不解也以世子受盟于甯母以卑辭屈禮求盟于洮可謂失事大之道矣為宗廟社稷主而其始也若賤者負罪而逃盟其終也若賤者哀

告而乞盟人君之德侯伯之體替矣春秋前盟書逃後盟書乞所以著其屈辱所以罪其不智也

胡安國曰王人下士也内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内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内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

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又曰春秋王人不書姓氏者蓋下士爾而序於方伯連師之上以此見聖人尊王室抑諸侯之意矣

夏狄伐晉

謝湜曰狄益强故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程頤語録或問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啟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于其遜于齊致于廟皆書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絶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縁文姜而啟耳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絶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只稱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子母之

義

程氏學曰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文姜也文姜之罪于王法為當誅于子為未絕至于祔廟以從先祀于義何所安乎是以歷莊逾閔未致于廟逮今僖公越禮而行因禘而致之於廟聖人書以著其非盖文姜之罪不減於哀姜哀姜殺之于夷文姜獨得祔於姑乎武闈之賊哀姜與共仲通謀拉幹之毒安見文姜非與諸兒同謀乎

謝湜曰禘自始祖而降皆以昭穆叙列夫人木主葢
各祔于其君之廟四時有事于廟則夫人配享三年
大禘則君夫人木主皆會于太廟先考而上以父子
序昭穆于外位先妣而上以姑婦序昭穆于內位文
姜得罪于魯歷莊逾閔木主未祔故僖公欲夫人列
于昭穆則用禘禮以致之也書用以見不宜用也書
致以見夫人入廟之難也文姜母恩雖未絶于子然
在桓公為仇讎在王法為大逆其在廟也怫祖考之

心黷神明之享叙之昭穆非所宜也僖公用不宜用之禮以致不可以致之夫人失孝子事親之道矣春秋書用致夫人著其失禮也文姜于魯大義已在所絶故遜于齊致于廟皆黜姜氏獨稱夫人

胡安國曰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

天子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

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朱熹曰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太廟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漢儒有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于私家皆無理會處又問諸侯祫

則不禘一叚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春秋朝會無
節豈止一歲廢一時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
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謝湜曰天王周惠王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謝湜曰宋公宋桓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程頤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謝湜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周采地天子大夫稱字故三公稱爵宰周公勢亦尊矣然非王世子比故宰周公雖序諸侯上不若王世子之殊會也喪以哀戚為主故喪無外主魯侯伯禽蓋有為為之也春秋諸侯國無大故而糜人子之哀以與會盟征伐者衆矣有喪未踰年逼于强國牽制而猶以喪禮行者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洮之盟衛成公稱子温之會陳共公

稱子名陵之會陳懷公稱子是也書子所以著其失也有先君方葬以成君之禮結好興兵者齊頃公使國佐來聘鄭悼公伐許是也削爵所以著其惡也有喪雖踰年先君未葬以成君之禮出戰出伐者衛惠公與齊宋燕會紀侯鄭伯戰宋共公衛定公與晉侯曹伯伐鄭是也書爵所以著其惡也若夫晉文在殯襄公貪利肆逆以出兵邀秦師其惡尤大故貶而人之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是也

胡安國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

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謝湜曰未適人故不稱國許嫁笄而字則以成人之喪待之不復殤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程頤曰云諸侯盟見宰孔不與

范祖禹曰王道衰諸侯失職五霸假仁義之名擅威福之柄興師動衆不禀王命述職之禮廢而不修責

之以三王之道是為罪人矣然而申五禁以令諸侯猶有尊王之名按春秋穀梁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乎牲上明天子之禁此桓公之所以霸也所謂誅不孝無以妾為妻者修身正家莫大於此尊賢育才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則鰥寡孤獨各得其所賔者如歸其家旅者願出其路也士無世官者不使禄去公室也周尹氏立王子朝魯季氏逐昭公世官之患也官事無攝

者書所謂無曠庶官也取士必得者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者不以私怒加誅戮也無曲防者榖梁所謂無壅泉不得曲為隄防以專小利也無遏糴者鄰國有災義所當恤晉惠公忘秦伯之施其禍可知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以私恩擅爵賞也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無構怨也葵丘之會皆天下至公大義春秋之所樂道者也

謝湜曰葵丘之盟盟之善者也孟子謂誅不孝無易

世子尊賢育才敬老慈幼之類是也上明先王禁令下修列國訓戒諸侯載書不歃血莫敢違法以軌于正邦國亦庶幾于治矣故葵丘之會君子美之公羊謂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誤矣雖然服楚之後一會王人會宰周公而卒不能一朝京師桓公之罪也

胡安國曰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

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葢求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張栻曰舉五霸之盛無若齊桓葵丘之五禁葢亦假

仁義而言者而孟子時諸侯雖有此五禁亦皆犯之故以為五霸之罪人也雖然有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則有諸侯為五霸之罪人矣有諸侯為五霸之罪人則有大夫為諸侯之罪人矣何者理固爾也有明君者出本于三王之法以為治則拔本塞源不得罪于天下矣

又曰名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可謂義矣而執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葵丘之會讀書加于牲上而

不歃血可謂信矣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皆歸之
遠者也若使其久假而不歸亦豈不美乎
吕祖謙曰左傳載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
同盟既盟言歸于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觀之見得左
氏愛仲之深而于桓公之過皆隱而不書如内政之
類皆是桓雖為覇主而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
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
自蹈之也觀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

言出于無心故無所隱左氏之言拘于有愛故欲隱
其過然左氏在春秋亦可謂之賢大夫若子產叔向
皆其徒也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諸侯之牲束
是備而不用此見齊桓威信兼著此只是仍舊舉盟
時禮數故牲皆不殺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
妾為妻此皆是桓公命諸侯之詞即是君臣父子夫
婦之三綱當時有管仲在所以曉得此誅不孝是楚
世子商臣弑君之類是也易樹子是晉獻公殺申生

立奚齊之類是也無以妾為妻即桓公如夫人者六人衛姬鄭姬之類是也再命曰尊賢育才以章有德賢是成德者故所以尊之才是有而未成者須要保護之如唐元稹本自可取因由宦官遂見退黜被貶之後平日廉恥遂喪章有德是土地開田野治養老尊賢底人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敬老只諸侯自敬其國之老者慈幼亦只欲諸侯撫其國之幼者賓旅是國之大事如國語所載周之秩官有曰敵國

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廵狩則君親監之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上三句揔是一事士是入

仕為官者世官見得當時大夫已世襲多了桓公已
自無整頓處所以只說士且舉小者言之士既世官
其位必有虚曠桓公又恐復用他子弟以權攝又戒
諸侯曰官事無攝士既無世官其子弟又無攝則其
為士者必取其賢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須是果得
賢者方可葢桓公與他說了條貫所以如此戒他如
晉惠公殺慶鄭及殺里克之類是也五命曰無曲防
正如戰國策所載西周欲為稲東周不下水戒他不

得曲相防遏無遏糴葢北方多是販米於隣國無得

止遏他無有封而不告如齊封衛晉封曲沃皆是此

類凡封國諸侯不當專當須上告于天王然後封今

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諸侯之所以為三王之

罪人也者皆由其大夫長逢其惡所以故曰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又曰宰孔不與盟盟者自不信而後有盟葢不敢以

不信待天子之使

甲子晉侯詭諸卒

謝湜曰晉侯晉獻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謝湜曰公子奚齊驪姬之子也獻公廢嫡立庶世子申生以無罪死重耳夷吾以無罪出乃命大夫荀息立奚齊奚齊不正其立非國人之所欲也奚齊雖書曰君之子以明奚齊獨君意立之也雖然立奚齊獻公之命也里克志欲立正當與大臣諫之於初可也

奚齊不可以主社稷當與顧命大臣明大義以告宗廟而後更立可也獻公既死君命定矣而又奚齊未有大惡克以廢立自任擅殺奚齊是以臣子抗先君之命也里克之亂書曰殺君之子以罪里克之逆也春秋于奚齊稱君之子而獻公立庶之惡由此見矣於君之子稱殺而里克犯命之惡由此見矣然則君命雖重行不以正則咈人心臣志雖正行不以順則淪逆惡是故以正行命者君之道也以順行正者臣

之道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

呂祖謙曰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里克既欲殺奚齊何故却先說與荀息蓋息亦不是無能之人觀其取虞虢亦不可謂無謀其託孤受遺不可謂無權蓋當

時緣民心渙散衆意不屬于奚齊卓子荀息所以不能如其志里克所以先告之者亦見得當時風俗尚厚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謝湜曰公始朝齊

狄滅温温子奔衛

謝湜曰戎狄散居中國各為一族不與中國雜處狄滅温中國之狄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謝湜曰奚齊遇難荀息守君命復立奚齊弟卓荀息顧命大臣也卓以顧命大臣之所立至于今其嗣立己踰年矣春秋待之以君以其君位己定也卓之難荀息不食其言以身死之可謂忠于其君矣故書及以顯其忠書大夫以示能死職獻公之終也重耳於次為長立重耳義也立奚齊立卓非義也奚齊既死里克以卓為不可立與羣臣以大義爭之於初可也

羣臣曰不可國人曰不可顧命大臣猶且敵執不從雖以大義廹之可也卓立已踰年非有大罪于國而克又以獨見殺之大者也（句有闕字）故里克上無安國之忠而下有殺君之逆也荀息受命先君至死不變可謂忠孝之士矣然内無經國遠謀外無保國大計既不能以直道正嗣位于獻公之前又不能改失從義以定嗣位于後孔子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荀息有之矣語之以安國家利社稷則未也

胡安國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殺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及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臣之名以正其殺逆之罪克雖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

福也其不濟則死于其職亦無慊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欲以中立自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簒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弑而免于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于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

既從君于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朱熹語録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之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

可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殺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矣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又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晉獻公欲廢太子荀息不能諫此固不是丕鄭謂從君之義不阿其惑所見甚正里克謂雖不識義亦不阿好便是在那中立止天下無中立底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是死他只是要求生避死故許他中立不知許了驪姬中立他事便了止如隋

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平一見衆人被殺了他便降反教隋公添做幾件不好底事荀息固是不是只是他辦得一死亦難事或云里克當獻公在日不能救正及後來又却殺了奚齊曰此等事直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未必聽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又問胡氏以荀息為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荀息便是不可以托孤寄命了問聖人書荀息與孔父仇

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謝湜曰北戎欲病許故與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謝湜曰里克殺君之子弒其君及顧命忠臣春秋不

以討賊之辭書者獻公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以奚齊及卓繼位皆非國人所欲也故里克之罪雖

大國人有弗怨之心其殺之也非衆討而棄之也惠

公以國法殺之而已故晉殺里克不書人罪獻公失人心也

胡安國曰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

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知恤若
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
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
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
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朱熹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
載驪姬陰説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
之説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

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後來殺奚齊卓子亦是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伸寃如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況後世乎

秋七月冬大雨雪

謝湜曰雨雪異常故書大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謝湜曰丕鄭父與里克作亂謀納文公

胡安國曰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

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于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謝湜曰夫人聲姜也僖公目覩文哀之不制而不知察患于微失閑家之道矣書陽穀之會著其襲亂也

胡安國曰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賢君不能以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黄不能救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謝湜曰黄恃齊不共楚職且弦子嘗奔黄得罪于楚

胡安國曰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于桓公江

黄逺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逺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守城更歴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黄而必書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一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黄

謝湜曰黄人嘗受盟于齊矣及楚之伐黄也齊不救

故楚滅黄書貫之盟陽穀之會于前書伐黄滅黄于

後齊桓方伯之職不修見矣黄子不書奔死于兵難

故也無志節可稱故不書
胡安國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于禮為合于時為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

連師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不得其所
公羊子所謂亾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呂祖謙曰十二年楚滅黃楚自召陵之後只一年又
來伐黃何故葢當時天王撫鄭從楚楚有所恃所以
敢放肆入中國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謝湜曰狄嘗伐邢入衛伐晉滅溫今又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謝湜曰鹹衛地狄侵衛故會于鹹

秋九月大雩

謝湜曰雩以八月九月尤失時故書月以志其怠

冬公子友如齊

謝湜曰修聘禮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謝湜曰緣陵杞邑杞病楚遷于緣陵諸侯為杞城之不書城杞杞未遷也不書杞緣陵以諸侯視緣陵猶已國之事而城之也救灾恤鄰義之大者諸侯所同欲故書諸侯城楚丘善諸侯同衛之患也故楚丘不書衛城緣陵善諸侯同杞之患也故緣陵不書杞城邢二國城之而已楚丘則諸侯各以役至其心力猶未齊也伐楚之後桓公威震令行緣陵之役小大同心遠近畢至諸侯義事未有美于此者也故至緣陵稱

諸侯

胡安國曰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没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

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呂祖謙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遷杞便與遷邢不同此見齊桓公葵丘會後驕心生凡事皆不如

前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程氏學曰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五年季姬歸于鄫前此雖經不見季姬之事然以理度之盖嘗既嫁而絶復遇于防使鄫子來朝而後歸耳其譏則具文可以見也

謝湜曰季姬鄫子以遇禮成姻黷禮之大者也防之遇季姬之志鄫子來朝季姬之欲書遇著其不正也

書及書使著其首亂也陰乘陽邪敗正小制大魯國

正家之道大壞矣

胡安國曰春秋内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係諸國若

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

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係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

矣及者内為志内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

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

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耳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别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謝湜曰沙鹿山名屬晉山安靜堅固山崩異之大者故書

胡安國曰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

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
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
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
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謝湜曰蔡侯蔡穆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謝湜曰齊强魯弱故再朝于齊

楚人伐徐

謝湜曰徐即諸夏故楚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謝湜曰桓公會諸侯盟于牡丘將以救徐也既盟而衆次于匡止而不進也大夫帥師以出諸侯不自行也救難之師如解焚溺緩而不急則失救之道桓之救徐也八國已受盟矣其終也諸侯止而不進大夫

帥師以出其救難不力可知書遂書次書大夫罪其
救徐之緩也為鄰國謀而不盡其心為不忠視人危
急而遷延不進為不仁大者止而小者行為不義三
者齊桓失救之道也然則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
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胡安國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
凌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
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

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息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呂祖謙曰或有食于朔或有食于晦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謝湜曰杜氏謂厲楚與國

呂祖謙曰厲今隨州也南北時厲為重鎮

八月螽

謝湜曰螽越月則書時不越月則書月

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程頤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

廟此天應之也但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究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謝湜曰夷伯魯大夫夷謚伯字魯卿惟單伯夷伯為天子命卿故書字廟以尊德故卿大夫立廟以事其先慝惡之人使之居廟以享血食天之所惡也夷伯葢有慝惡于魯而子孫猶以宗廟事之然則雷震其廟乃天惡夷伯而殛之也故春秋因其震而書之以示

天戒焉書曰書晦謹天變也地曰地震廟曰震廟何也地以震為異廟以震之示譴故也

胡安國曰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

謝湜曰牡丘之會口血未乾而宋人伐曹惡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謝湜曰婁林徐地諸侯救徐不力楚入婁林敗徐徐用夷禮故狄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謝湜曰晉使韓簡視師復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公使請戰然則韓之

戰由惠公搆禍所致故以晉侯主戰而罪之也不書

秦伯伐晉者曲在晉其罪已明故也惠公背施雖恩

任已輕敵愎忠諫咈人心六者取亡之道也是以責

為一國之主師衆未敗而身獲于人書獲晉侯以為

人君取亡者之戒也

胡安國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

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秦晉俱有罪

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

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

尼盖祖述之者也

吕祖謙曰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時所以為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虢射慶鄭之徒劉很自勇之人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箇剛很自勇之人以不用命與晉惠公相激所以致敗今則所可恨者蓋于慶鄭尤有可恨處使他當時若是愚而無知一向很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其論也多正為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

論秦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于事理之間不為不諳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又知曲折則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很戾壞了蓋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所以

敗有慶鄭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很戾不能用其材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于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曽講者今却如此盖縁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于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程頤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

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故書之

又曰隕石無種種于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又曰春秋書隕石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

謝湜曰陽氣蘊積寒氣薄而凝之則為雹陰氣蘊積温氣薄而燠之則為石五石自空而降若惡夫宋隕石而害之也其為異大矣書日書朔當歲之始謹其

變也書五譏其數也星曰星隕石曰隕石者星以隕為異
石以隕之示譴故也福善禍惡天之常理灾異之來皆緣
政治故夷伯廟震書曰震夷伯之廟者以天惡夷伯而震
之也石隕于宋書曰隕石于宋者以天禍宋公而隕之也
謂之廟震則廟自震而已謂之石隕則石自隕而已天事
何與于人哉故春秋每因天變推天意以示譴戒使
賢君觀之可以知天庸君觀之亦以自警
又曰沴氣積于空中鷁飛為沴氣所閡故退飛書六

謹其數書宋都謹其地政治舛于下而微禽逆于上

故書六鷁退飛之異

胡安國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于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灾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
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
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
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謝湜曰季公子友字也魯以公子友有社稷功故生
賜以氏俾世其職友卒書氏志魯之變法也然則魯
卿生而賜氏自季友始也

胡安國曰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而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于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謝湜曰鄫季姬十四年遇于防十五年歸十六年卒魯女惟嫁為諸侯夫人則公為之服失親親之道

胡安國曰内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于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絶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袒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謝湜曰公孫茲叔牙子一帥師一如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謝湜曰左氏謂東略蓋楚人滅弦滅黃伐徐敗徐其勢益强故齊桓大會諸侯于淮謀楚也

呂祖謙曰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伯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淮之會謀鄫擧城鄫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衛會諸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強今弱如此蓋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伯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逹侵鄭不

能使諸侯畏威自至于用兵亦是伯業衰處大抵伯業皆如此至王道却不然伯業初間固有可喜處到得末年往往易衰觀桓文可知此亦見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惑于內寵志慮昏蔽故前輩謂齊桓公中主管仲輔之則治豎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謝湜曰英楚與屬英非國故稱氏徐從中國故稱人

大會諸侯將以謀楚也齊與徐以人伐英氏而已桓
公無東畧之志可知也

夏滅項

程頤曰滅人之國辠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
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

謝湜曰春秋内滅國皆不書諱之也滅項書者非公
滅也公不在國而大夫滅也凡諱以隱君惡大夫滅
國不諱著臣子之惡也凡取國亦滅也鄭伯取戴徐

人取舒外滅國也謂之取者不絕其祀取之為附庸
也取鄟取邿取鄫內滅國也謂之取者諱國惡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
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
桓公滅之孰信乎考于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
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
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
于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

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于君父者也故成公之取鄟襄公之取邿與昭公之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謝湜曰卞魯邑齊侯自淮還師而夫人出會焉習陽

穀之怨也

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程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以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初不可不審

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茍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于伯者哉

程頤曰齊桓公正掩其譎正者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張載曰小白直而不婉

范祖禹曰齊桓公心非不譎也而所行復正是以為正

尹焞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務本而求末故也

又曰桓公尚在五伯中為盛者也

胡宏曰齊亦公侯之地耳管仲得政遂能强大伯諸侯何也守信不貳行法無私舉用賢材開闢言路不藉樹畜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舒民力仗尊王之義會

于首止天子憚其正而王室之亂消寧魯難誅哀姜
公道伸而諸侯服盟于召陵禮荆楚而中國之義立
封衛楚丘城邢夷儀遷杞緣陵而夷狄不得肆此其
所以九合諸侯虎視中原之大畧也其去戎狄也遠
矣故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若夫伐魯國以殺子糾
而父子兄弟之恩薄五大夫立頹出天王不能奔命
而君臣之義虧魯晉宋有弑君之賊而不能討也陳
有殺適立庶之亂而不能正也鄭有兄弟爭國之禍

而不能正也以病燕則伐北戎山戎以包茅不貢則
南伐楚以不從于己則伐宋伐鄭執陳轅濤塗厚自
封殖滅譚滅遂降鄣遷陽處己如是何以服人于是
北則晉專冀方西則秦專雍土南則荆楚強横滅弦
滅黄圍許伐徐而終不退聽也原其失皆由不知天
理之本而馳心于功利之域故無以得天下心而功
烈如彼其卑也其去王也遠矣故孟子曰管仲曾西
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願之乎

又曰齊桓之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其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内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贊天王正畿田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夷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

知出此而溺于飲宴袵席之間也

朱熹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拔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没尾

吕祖謙曰齊桓公自葵丘盟後大槩寖衰又曰管敬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之伯業到此便衰這裏却有兩說一則管仲不能為齊求人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所謂用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如晉文雖死至于悼公時猶能繼文公之業緣晉文雖死有狐

趙之徒風聲氣習相與扶持孝公初無此般人故與
衰之不同然陳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齊之德
在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奮乘此機會繼齊桓之
道其復興伯業甚易然而不能者雖是管仲當時不
能用人亦是孝公無志及宋襄會諸侯便俯首會之
其後宋敗便興師伐之大抵欺善怕惡畏強凌弱非
是伯者事業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可深為孝公惜
且如晉文成伯所謂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皆積

漸成伯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伯業論此深為孝公惜也此固可為孝公惜然而管仲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以薦引賢人而在其國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于宋襄故終無益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一

春秋集義卷二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謝湜曰桓公卒國嗣未正公子無虧長孝公幼宋襄伐齊立孝公非正也伐人之喪立非其正非義也

呂祖謙曰管仲卒桓公一死五公子便爭立蓋緣管

仲不曾下得正心誠意工夫而桓公亦不知此乃急于一時之功利所以致五公子之禍孔孟所以不肯削就者正恐如此孔子所以稱其小器者正謂此爾

又曰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五公子各有黨論管仲豈不賢于咎犯之徒何故管仲去托宋立世子至桓公一死諸公子便亂此見得齊家法不正自是如此晉之家法正所以其後如此之遠如齊桓夫人六人管仲既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此夫子所

以有小器之稱

夏師救齊

謝湜曰齊立無虧正也四國伐齊非正也僖公以四國伐齊非正而出師救之鄰國之義也書救齊善之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程頤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謝湜曰四國伐齊不正齊人有詞不服三國皆已退矣宋襄必欲立孝公而獨以師攻齊乃至殺公子無虧而後已然則甗之戰曲皆在宋故以宋師主戰而罪之也齊國君主未定出戰于喪亂之中故敗績凡戰皆以被伐之國為戰主以戰由被伐者欲戰所致也以被伐者主戰而罪之乃春秋明微之意也甗之戰反以行伐之國主戰者以宋襄以不正伐正以不道伐喪獨無退師之心故也

胡安國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
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
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
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
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
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
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
不可立手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

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狄救齊

程氏學曰夷狄救中國則中國之衰而諸侯惡甚可知矣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春宋曹衛邾伐之五月宋又戰焉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

義夷狄之不若也二十八年晉侯伐曹衛而楚救之
襄十年諸侯伐鄭戍虎牢而楚公子貞帥師救之義
亦類此若哀十年吳救陳則著楚之罪而傷中國之
不振也
謝湜曰四國伐齊宋以戰敗齊其不道甚矣方是時
中國無持危之義狄乃知齊直宋曲而出兵救之是
禮義之地反夷狄之不若也書狄救齊傷中國之不
振也師救齊狄救齊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可

知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謝湜曰桓公為天下盟主四十餘年死之日師敗國危而同盟之國莫有出力為之援者伯者不得人心可知也以制服天下為心而不知正公室以防內難死之日五公子爭立宋襄以兵伐國乃至九月始葬而社稷幾至淪亡伯者內無遠識可知也

胡安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

幾于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樞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于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謝湜曰邢人引狄為中國患先邢人罪其招患也狄隨中國侵伐盟會皆稱人

胡安國曰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亾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于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于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

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伐衛之善功近

而德遠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謝湜曰杜氏謂宋公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凡諸侯被

執罪未至絶皆不名滕子稱名者葢有可絶之罪也

宋襄執滕子雖以罪然不以王命執諸侯惡之大者

故宋貶稱人而滕子稱名

胡安國曰執之是非决于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

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于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耳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黄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謝湜曰宋襄内無遠畧而欲隆伯業以紹齊桓于是首為曹南之盟從之者曹人邾人而已諸侯不服可知也與北杏之會畧異矣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謝湜曰鄫子不及曹南盟故會宋公盟于邾滛祠有以人祭者邾執鄫子用之謂若畜産殺而用之也象人用之猶曰不可而况執人而用之乎邾之盟宋為盟

主然則用鄫子宋之命也春秋獨責邾子而貶之也
襄公肆為不道其罪不待貶黜而見矣邾文公固宜
守義諫争堅執不從豈可畏大國之威而助之為虐
哉故宋襄盟用鄫子而春秋惟責邾人鄫子失國不
名者强國以畜産待鄫子而春秋尊鄫子以諸侯而
不名所以深責强國也
呂祖謙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葢東夷畏鬼宋襄公因其風俗而用之以祭又

虐其國君而使之畏服葢其無道而至此如後之不禽二毛而失之太弱今用鄫子于社又失之太暴何其無斟酌如此

秋宋人圍曹

謝湜曰曹人雖受盟曹南然襄公不道曹人不服故宋人圍曹小國猶且弗服而至于圍之則大國不從可知矣

胡安國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

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内
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
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兵敗身傷不知反
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
東都疾横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于除奸而訓注用
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
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

像弁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謝湜曰邢人引狄伐衛故衛伐邢

呂祖謙曰衛侯伐邢師興而雨緣邢無道衛人怨恨之深至師興適然而雨令邢方無道諸侯無伯是當時人不以宋襄公為伯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謝湜曰宋襄以不正伐齊以威執滕子以虐用鄫子以迫脅圍曹諸侯失道未有甚于此者也故內外離心五國會盟于齊故左氏謂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胡安國曰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

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乎寖强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没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葢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

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呂祖謙曰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齊在當時亦不有功于陳只是遮護得他所以如此此見宋襄公暴虐已甚若孝公稍能自立亦可以繼伯當時人心已自屬于齊

梁亡

程氏學曰紀侯大去其國梁亡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陳侯鄭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

謝湜曰國亂自亡非人亡之故曰梁亡左氏謂爲城弗處民罷弗堪穀梁謂湎于酒淫于色皆取亡之道也

胡安國曰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慓慓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

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于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又曰梁伯溝宫以為寇至秦遂取梁而春秋書其自亡不著秦人滅國之罪何也諸侯守在四鄰自溝其宫亦太逼矣聖人筆削之大意警乎有國家者亦至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謝湜曰延廄因舊而飾之故言新南門改而建立焉故言新作新作南門譏其侈舊制也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

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

修泮宫復閟宫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

書者宫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

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謝湜曰郜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宫災

謝湜曰西宫公别宫春新作南門夏西宫災然則宫

室過制者不可不戒也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謝湜曰邢憂衛難故會齊人狄人為盟

呂祖謙曰齊狄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不知齊狄有何情好盖十八年邢狄曹伐衛此是黨與齊亦曾遷邢

冬楚人伐隨

呂祖謙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漢東之國隨為大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謝湜曰狄為邢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謝湜曰鹿上宋地齊楚大國宋人欲合諸侯為盟主故先會二國為盟鹿上之盟詩所謂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孟子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殆有甚焉者也故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呂祖謙曰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宋襄公

欲伯乃求楚所會之諸侯葢楚子有意執襄公所以
許他如昭公四年楚求諸侯于晉皆此例也
又曰齊晉所以伯皆先弱楚葢楚與中國其勢不兩
立惟齊晉能攘夷狄尊中國此所以成伯業桓公有
葵丘之會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
子孫孫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與五伯之列人見他
亦曾會諸侯故列之于五伯夫宋襄尚且不識伯者
題目伯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擯楚葢楚與中國

相為消長宋襄欲成伯業反求諸侯于楚便不能攘
夷狄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伯業所以不成宜其見
辱于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
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邪時
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
慈仁又如此若以事上看甚難曉若以理推之其仁
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公一箇昏暗處惟其
暗于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

其暗于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禽二毛自取敗亡之
禍以理論之宋襄之所為不過一箇暗字所以求諸
侯于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此所以終于此而亡
也
夏大旱
謝湜曰旱非一方所損者衆故書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程頤曰宋率諸侯為會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謝湜曰襄公内無悅服諸侯之道外無制禦諸侯之備擅一已之見召强楚入境以合諸侯取危之道也故會事未終反為楚子囚執以伐其國其為宋禍大矣書執宋公伐宋罪其無遠大之謀而貪遠大之功也執宋公楚子之暴也不書楚子者五國諸侯同其惡也楚為不道諸侯固宜守義不從今乃坐視夷狄

執辱中國君長而上下無力諫之心將何以抑强夷而尊中國哉故襄公之被執也春秋以諸侯與楚同惡而罪之也宋公不名罪未絶于國也盂之會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楚稱爵而位列陳蔡上著其强也

盂宋地

胡安國曰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

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强豈能勝秦五
國之衆何弱于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
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
得志于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
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
可屈㓨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
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
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

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者也

吕祖謙曰諸侯會宋公于盂楚與中國會盟不為不多皆是遣人來楚子未嘗親往雖齊桓之强盛許多時欲服楚亦未嘗得他親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一會楚子親來何也盖楚子意欲執宋公却先自來會正如石勒要執王濬先來朝一般

冬公伐邾

謝湜曰邾人將滅須句故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謝湜曰楚子使宜申以宋捷遺魯將以耀其功而振其威也楚子貶稱人者罪其以夷狄執中國之君也

軍捷書來獻抑夷狄之强也不書宋捷不使楚捷于宋也會書爵獻捷書人以示奪爵而人之也

胡安國曰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討者拒其使

而不受可也請于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
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于壇坫之上又
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横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
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于是時曽不能申大義以攘
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謝湜曰釋宋公楚子之義也不書楚子者六國諸侯
同其善也楚子執宋公伐宋其勢暴矣然不肆豺狼

之欲而終釋宋公者諸侯維持之力也故宋公之執也既以諸侯與楚同罪而罪之矣及宋公之釋也又以諸侯與楚同善而與之焉楚為一惡不獨罪楚又以罪諸侯楚為一善不獨與楚又以與諸侯所以責諸侯之制夷狄也襄公為宗廟社稷人民主始也諸侯會于盂若罪人執之于會終也諸侯盟于薄若罪人釋之于盟其危辱之大至此者皆以不量力不度德取之而已有國家者其動可不戒耶釋宋公義事

諸侯所同欲故稱諸侯
胡安國曰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楚人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楚人反為中國主盟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預與歃血要言求楚子

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傎患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榖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又曰執襄公者蠻夷也而春秋不書者分惡于諸侯也其年冬釋宋公釋之者諸侯也而春秋不書歸善于魯君也

胡宏曰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夷狄之人制中

國之命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謝湜曰以邾病須句伐邾公復取須句所謂以燕伐燕其惡均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

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于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于邦内擅取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攻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謝湜曰襄公怨鄭為楚用故伐鄭

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程頤曰公戰也

謝湜曰戰于升陘公及邾人戰也不書公與敗諱之也升陘之戰由須句所致曲皆在我故以内為戰主而惡之也

胡安國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于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

言公而書及内以諱為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程頤語録或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它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做甚

謝湜曰泓之戰不書楚人侵伐者楚來救鄭而襄公與之戰也戰由宋起故以宋人主戰而罪之選賢才緝政治親内睦外以振國綱服楚之道也襄公乃于危難之中逞復仇之怨率破傷之衆以當强楚之鋒襲

古人陳迹以待楚之變詐是以衆敗身傷終以取亡

前書伐鄭後書戰敗罪其不知反也隕石于宋六鷁

退飛過宋異之大者也襄公不知恐懼修省且又輕

舉妄動以遂私欲而禍不旋踵及身然則上天變異

其可不畏耶泓之敗其爲禍大故書日書朔以謹其

變

胡安國曰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于險不鼓不成列

先儒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

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代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

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
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謝湜曰楚之敗宋也齊孝公失救之之道且又乘宋
之敗伐其國圍其邑惡之大也
胡安國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
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畏簡
書之意又乘其弱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

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謝湜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未有不終于敗者也襄公以庸闇之才貪遠大之業方其盟于鹿上也志欲合諸侯朝齊楚豈知後之執敗身亡為天下笑

哉故君子動必度德進必量力

秋楚人伐陳

謝湜曰楚得志故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程頤曰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

故子之後復稱伯

謝湜曰夷狄爵不過子杞伯稱子者爲其用夷禮狄

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為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襃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于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記曰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魯桓弑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程氏學曰襄王避帶之亂越在諸侯之境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自取之也王者以天下為家故曰自周無出示無外也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于境内才出畿甸即非王有故書曰出聖人之法撥亂世反之正則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非諸侯所專故書曰居

謝湜曰襄王失治内之道以母弟帶之難越在鄭國之

氾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著王之不能有其國也自內
適外曰出居其所有曰居王者以天下為家自諸侯
專土地人民而王于天下始有內外之辨故襄王適
鄭稱出以明列國非王有也春秋正分義治奸逆列
國境土不與諸侯得專故襄王在鄭稱居以明海內
皆王土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
怒使頽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

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
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自周
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
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
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奸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
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
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
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

爾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夷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于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正也

呂祖謙曰王出適鄭處于汜王既伐鄭至有難又出居于鄭何故蓋鄭是懿親不忘王室從前鄭累有功

于王室只是王自不信他正如唐昭宗之于李克用無事時則伐他及有難則又去依他

晉侯夷吾卒

謝湜曰晉侯晉惠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程氏學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侯燬滅邢而生名者滅同姓也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絶先祖之裔滅骨肉之恩故生以匹夫稱之示王法不容

誅也

謝湜曰邢衛皆姬姓也衛文公滅邢是自滅其先祀者也絶其親者絶于親王法在所棄絶故書名絶之胡安國曰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絶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絶其祀同姓異姓奚别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

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仁義行
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
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
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
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
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
易鄭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
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荊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

諸夷狄于滅夔乎何誅

朱熹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吕祖謙曰衛侯燬滅邢晉亦滅同姓何以不名此何以名蓋此是告魯即書之晉當時不告亦未可知衛文只是與國一事可取要之亦不知大義所在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謝湜曰伯姬宋大夫蕩氏妻母爲子越境逆婦姑爲婦越境來逆著其亂禮也

胡安國曰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于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婚是慢宗廟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謝湜曰大夫無罪而死其職者皆不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程氏學曰凡歸與入而言自某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在于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其重則專在于納者矣蓋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惟諸侯之强有力者專之皆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興師概有罪焉然其間罪惡淺深則又各存乎其文矣頓子廹于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楚人之近義可見也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者

義弗克也玃且長捷菑不正不正而晉趙盾大興師徒以納捷菑見辭而退義不克故也故盾貶稱人焉楚人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以志楚子納亂臣公伐齊納糾齊高偃帥師納燕伯于陽晉趙鞅納衛蒯聵于戚各見本義

謝湜曰凡歸入書自某者賴彼國之力為助也歸入之人其罪重助之歸者次之凡納書某國者彼國專以威力納之也主而納之者其罪重見納之人次之

歸入納不由王命皆非正也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楚納頓子納之善者也頓子廹陳難棄國奔楚楚人以兵圍陳納頓子使陳不敢為頓難使頓受頓子而君之抑强扶弱主也陳穆公以力脅小國而逐人之君其為惡大楚人乃能反其君而納之得中國持危之義矣書圍陳納頓子善之也雖中國茍為狄行則春秋在所黜雖夷蠻茍為義行則春秋在所取

胡安國曰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

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呂祖謙曰蓋緣前既無功乃不欲徒然出因而圍陳納頓子且欲乃得一件事歸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謝湜曰啖氏謂莒慶為魯釋怨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謝湜曰三國兩月再盟詩所謂屢盟是也諸侯相與無信雖相結猶以為疑故盟而又盟諸侯有故大夫以君命受盟他國可也大夫沿君命與諸侯會盟啟亂之道也其後列國政在大夫其禍蓋源于此

呂祖謙曰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蓋莒是齊屬國魯又近齊以其私盟他所以來討若無關係他非

是伯亦自管不得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程氏學曰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紀邑後入于齊公

遠追齊師越境弗及譏可見矣

謝湜曰冦已去矣其去遠矣解甲休兵以需其變可

也逐而追之非善計也兵逸者安兵勞者危齊師勢可

畏也率衆追之至于越境弗及兵勞師困危道也其

衆不亡者特幸而已書齊師著齊之强也書至巂著

魯之勞也書弗及著齊師去國之遠也巂紀邑後入于齊齊兵之來也羸兵伏衆故書人其去也兵衆皆出故書師

胡安國曰書人書侵又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巂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譏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内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巂是

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謝湜曰公追齊師入齊境故齊人來伐

衛人伐齊

謝湜曰左氏謂衛人以洮之盟伐齊

胡安國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

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于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公子遂如楚乞師

謝湜曰國以師為本其材可用其數足用然後制暴服強扞外保內無不可者乞卑詞也凡乞師從不從可用不可用未可必也國以師為本為國而至于乞

師危弱之道也其國不危者特幸而已書如楚乞師危之也衆勝寡强勝弱明君猶慎用師而况師不足用乞之他國乎楚不可恃久矣魯欲以楚師制齊乃召夷狄入為中國患也故遂之乞師于楚也一則示削弱之形一則產侵陵之變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謝湜曰凡滅國以其君歸皆名夔子獨不名者夔夷蠻微國辭告不通中國故也

胡安國曰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呂祖謙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是楚君之號故凡

為楚之君者皆稱熊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謝湜曰以楚師伐齊以夷狄之衆伐中國也以楚師取穀以奪邑之利示夷狄之衆也召夷狄冦攘中國必始于此矣無晉文復興于後則中國將淪胥為夷也伐齊取穀書楚師著其召禍也

胡安國曰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

失正甚矣患之起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謝湜曰杞伯東夷其來朝也衣服儀飾皆襍夷故降爵稱子

呂祖謙曰杞本侯爵今貶為子此非春秋所貶亦非時王所黜大抵夷狄無過于子令杞自用夷禮故曰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謝湜曰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然則杞子

之來以難故也以難來朝而魯師猶入其國所謂事之以皮幣犬馬而不得免焉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程頤曰楚稱人貶之為合諸侯以圍宋也

謝湜曰中國衰微夷蠻得志故楚帥諸侯從楚圍宋則楚為宋患非特圍緡而已自齊桓没中國空虛楚執宋公敗宋師伐陳伐宋圍陳圍緡合諸侯圍宋中國幾為左衽之地矣楚人序諸侯之上楚子也楚子

稱人者抑夷狄之强黠之也黜楚子于上而諸侯棄順効逆猶楚人以危中國其惡不待貶絶而見矣雖然楚人所以陵暴至此者宋襄鹿上之盟啟其禍于前公子遂乞師之役熾其虐于後也

胡安國曰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謝湜曰宋服楚故公會諸侯為盟地以宋則宋圍已解宋亦與盟可知也釋宋圍而盟楚子也不稱楚子備稱諸侯抑夷狄之强也釋宋公與諸侯之能正楚也釋宋圍而盟義事也諸侯之力也書公會諸侯盟于宋與諸侯之能正楚也

胡安國曰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春秋集義卷二十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郭瓚